

麦卡锡作品·边境三部曲

Cities Of The Plain

平原上的城市

[美] 科马克·麦卡锡 (Cormac McCarthy) ◎著
李笃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ities Of The Plain

平原上的城市

〔美〕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著
李笃◎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ITIES OF THE PLAIN by Cormac McCarthy

Copyright © 1994 by Cormac McCarth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s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 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原上的城市 / (美)麦卡锡(McCarthy, C.) 著; 李笃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229-03075-9

I. ①平… II. ①麦…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839 号

平原上的城市

Pingyuan shang de Chengshi

[美]科马克·麦卡锡 著

李笃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胡世勋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田 果 王朝选

封面设计: 尚书堂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2 字数: 243 千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

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误差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译者前言

科马克·麦卡锡生于1933年。20世纪50年代初于田纳西大学研习文学，60年代起专业从事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他早期的作品专注于对美国南方风土人情的摹写，作品被归入美国南方文学范畴。自70年代中期移居得克萨斯西部、美墨边境城市埃尔帕索后，即致力于对当地下层人民特别是西部牛仔生存与奋斗的描写。他数十年埋头耕耘、默默著述，终以《血色子午线》（1985）一书崭露头角，《天下骏马》一书的出版使他在流派纷呈、群星灿烂的美国文学界脱颖而出，成为一颗耀眼的文坛新星。而“边境三部曲”的全部出版，则更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西部文学大师的地位。他新近因《老无所依》（2005）、《路》（2006）等小说的出版，更赢得了“当代在世的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的盛誉。

《平原上的城市》（*Cities of the Plain*）和“边境三部曲”（*The Border Trilogy*）中的《天下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

《穿越》(The Crossing)是在情节上各自独立、在人物上互有联系、在精神上一以贯之的三部小说。从结构上讲,《平原上的城市》是“三部曲”的终结“乐章”,而在思想内容上讲,它又是全书的缩影。读过《天下骏马》和《穿越》的读者可以看到,《天下骏马》的主人公、少年牛仔约翰·格雷迪和《穿越》的主人公、少年牛仔比利·帕勒姆,作为经过生活历练、变得成熟了的青年,在这部《平原上的城市》中共同扮演了主角,继续了他们的探索,演绎出了又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而在另一面,由于《平原上的城市》的同名未发表电影剧本产生在十多年之前,所以实际上它又是“三部曲”藉以铺陈、推演和发展的蓝本。因而这本书更集中、更凝练地反映了作者在整部三部曲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上世纪50年代初。在《天下骏马》的浪漫历险中走过来的青年牛仔约翰·格雷迪和经历了《穿越》的比利·帕勒姆,现在生活、劳作在美国西南部靠近墨西哥的一个牧场里。离牧场不远,是美、墨的界河格兰德河。隔河相望的是美国的埃尔帕索和对岸墨西哥的华雷斯两座城市,即“平原上的城市”。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贯穿全书的约翰·格雷迪与一个年轻墨西哥妓女间的爱情悲剧便展开在这两座城市及其周遭的牧区和群山中。

在牧场牛仔们对华雷斯城一家妓院的造访中,约翰·格雷迪看上了年轻美丽的墨西哥妓女玛格达莱娜,却因拘谨和羞涩而与她失之交臂。随后,约翰·格雷迪一次次地穿过国界,在华雷

斯到处不懈地寻找，终于在一个叫做“白湖”的妓院与他钟情的姑娘相会，并双双陷入热恋。爱情唤醒了诚实、执著的约翰·格雷迪对新生活的向往，少女的悲惨身世更激起了他救助爱人的信念。他不顾世俗的成见，不顾包括挚友比利在内的所有朋友的反对，决定娶多病的玛格达莱娜为妻。“白湖”妓院老板爱德华多不但是个阴狠毒辣的冷血恶棍，更把玛格达莱娜控制作自己泄欲的性奴。约翰·格雷迪在为情人赎身的努力遭到了必然的失败后，铤而走险，计划营救玛格达莱娜偷越国境，进入美国。不幸计谋败露，姑娘在即将进入美国时，在边界上惨遭杀害。对爱情、也对生活绝望了的约翰·格雷迪向爱德华多寻仇，在一场血腥的决斗中，杀死了仇敌，自己也因身受重伤而死，结束了他短暂而又历尽艰辛的一生。

如同所有优秀的小说一样，《平原上的城市》在上述故事情节背景下，展开的是一幅内容更加丰富、幅面更加广阔的生活画卷。它既涵盖了 20 世纪中叶美国西部牧业经济和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集纳了作者对人生的意义、人与自然的依存、人与宗教关系的理性思索。在这里，作者向我们展现了牛仔们辛勤的劳动生活和在艰苦环境中互相关怀的兄弟情义，也展现了牧区中独身牛仔和城镇中妓女之间相依相存的独特人文生态景观。在这里既有围猎山狮、捕杀野狗的激烈场面，也有繁星低垂、篝火熊熊的静夜里对往事的娓娓述说。在故事发生的年代，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致使一度繁荣的西部放牧业渐趋衰落。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更迫使牛仔们放弃世代相沿的简朴

生活方式，背井离乡，甚至跨越边境，到异国去寻找自己失去的“天堂”。历史的无情变迁、人与命运的抗争，使全书弥漫着失落、彷徨、悲怆的气氛。对整个时代变化的记录和抒写，更使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气魄。

“在麦卡锡的作品中，大自然始终是伟大的存在（第一部前言）。”大自然雄浑、壮美、伟大，是人类劳作、生息的所在；而人类的劳作、生息恰恰又破坏、毁灭着大自然。人类在与严酷自然的斗争中、在改造自然中体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又为大自然的风貌不再而惋惜。对大自然的描写，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赞美和依恋，对人与自然这对矛盾的思索，构成了小说《平原上的城市》的另一个主题。

本书的尾声因其在全书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寓意隐晦的特点，也许需要稍加说明。在这部长达 30 页、在情节上一直延伸到 50 年后（2002 年）的尾声中，作者试图概括和归纳他在“三部曲”中的种种思索：约翰·格雷迪死后，比利离开了牧场，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2002 年秋，78 岁垂垂老矣的比利在公路边遇到了另一个流浪者——另一个比利。在两人的对话中，流浪者向比利讲述了他的梦境，以及梦中另一个旅人所做的梦。在现实与梦、现实与梦中梦、梦与梦中梦之间纠结难解的情景结构中，麦卡锡表达了他对人生、对现实与理想的哲理性思考，以及对作家与他所做的梦——他的作品——之间关系与责任的看法。评论家爱德温·阿诺德指出：这篇尾声如同麦卡锡其他小说的结论部分一样“空灵、玄奥而难以捉

摸”。这就像是一幅抽象画，美是显然的，但却留下了巨大的理解与想象的空间。

作为西部文杰的麦卡锡，在写作上沿袭了经典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评论家们广泛地把“边境三部曲”这部巨著与霍桑、马克·吐温、福克纳、德莱塞和斯坦贝克等美国文学巨匠的著作相提并论；他在“三部曲”中所表达的某些精神、意象和观念，甚而被与远至荷马、莎士比亚、但丁，乃至《圣经》文学相对照。而以译者所见，麦卡锡在《平原上的城市》中所表现的艺术风格，也许更让人联想起海明威的作品。麦卡锡的叙事方式凝练含蓄，一如海明威：一切蔓枝杂叶、修饰词语都几乎被删除得一干二净；对事物的描写简洁、朴实，不事文饰和渲染；对情节和人物更是不稍加说明和交代，全赖读者通过对人物的活动和大量对话的反复阅读、进入情景、咀嚼品味，才能理解故事的内容和含义。这颇使人联想起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而《平原上的城市》里，苍穹之下，荒野之上，踽踽独行的牛仔这一文学意象，更使人联想起《老人与海》中茫茫大海里的老渔夫，天、地、人、海，广袤、深沉、肃穆、神秘，在在都使人产生一种对人生的艰辛短暂、对大自然浩渺永恒的近乎宗教式的感悟和崇敬。

“小说是叙述故事情节的语言艺术。”《平原上的城市》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和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使用美国西南边境的语言，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赋予小说浓郁的乡土风味和地方色彩。用当地墨西哥人所使用的边境西班牙语以及用英、

西双语交杂写成的大段落对话，则不但表现了边境文化交融的特点，更常常恰当地反映了人物的特定关系和细微的心理活动。而大量使用的俚语、俗语、土语和“习惯错误”的句法和词法，更贴切而生动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习俗和牛仔的性格特征。由于麦卡锡对西部牛仔生活的观察积累和对其语言的深刻体会，他书中的对话语言不但完全口语化，而且准确、凝练、意蕴丰富。常常是一个词语，便鲜活地造成或幽默、或谐谑、或调侃、或尖刻、或辛辣的不同语感，而许多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朴素语言，更常包含着闪光的哲理，以及多层次的深刻含义。

这些语言上的特点，给读者阅读原著提供了巨大的艺术享受，也给译者在翻译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把译文中的不足和缺憾降低到最低程度，译者作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国内外朋友，特别是译者在犹他大学的朋友查理·梅恩（Charles Mayne）教授的帮助。为了保证对原书的理解，我和查理一起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对原文作了逐字逐句的讨论和推敲。没有他的帮助，《平原上的城市》的译文不可能达到现在忠实于原作的程度。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尚玉明教授。他不但是“边境三部曲”前两部的译者，更是整个“三部曲”中译版的发起和组织者。我在翻译《平原上的城市》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他及时而有力的帮助。没有他的倡导、鼓励和支持，就不可能产生这部译作。

重庆出版社选择出版这部现实主义严肃文学作品，既体现了他们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各流派优秀作品的不懈努力，更反

映了他们在中国传承现实主义经典文学的使命感。这在当前娱乐、消闲和实用读物走俏的市场环境下，尤为可贵。作为译者、也作为读者，我为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李笃

2010年8月于美国犹他州普罗沃市

第一章

他们站在门廊里，使劲跺着脚、摔打着帽子，抹掉脸上的雨水。外面街上正大雨滂沱，雨柱抽打着地上的积水，把映在水潭中红红绿绿、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影子驱赶得来回激荡、四处飞散。雨脚在路边的汽车顶上飞舞，噼啪作响。

“妈的，简直要叫雨呛死了，”比利嚷道，一边挥动还在滴水的帽子，“我们的漂亮牛仔到哪儿去了？”

“他已经进屋了。”

“那我们也赶快吧！不然胖姑娘就都让他挑走了。”

屋子里空荡荡的，还没有客人。几个穿着破烂衣衫的妓女坐在一张旧沙发上，见他们一伙进来，都抬起头来打量。他们又跺跺脚，便穿过厅堂走过去，停在酒吧台前。一个个抬起脚，架在瓷砖泄水槽边的围栏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瞅着酒吧侍者给他们往杯子里斟上威士忌。接着大家一起端起酒杯，在血红的灯光下，弥漫的烟气中，向前点了点头，仿佛向一个不在场的伙伴行礼似的，一扬头把酒灌进喉咙，然后把空杯子搁到

吧台，用手背抹抹嘴。特洛伊向酒吧侍者翘了翘下巴，一个手指头在空杯子上比划了一下。酒吧侍者赶紧会意地点点头。

“约翰·格雷迪，你看上去像只倒霉的落汤鸡，怎么这么没精神？”

“我看也真是。”

酒吧侍者又给他们斟上威士忌。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你们要啤酒吗？拿三杯啤酒来！”

“小伙子，你给自己挑好了小姐没有？”

小伙子摇了摇头。

“特洛伊，你看中了哪个？”

“我和你一样，我要个胖妞。今天我来，就是要搞个胖的。说真的，老兄，你一门心思想搞个胖妞的时候，那别的什么女人都解不了你的馋啦！”

“对，没错，我太知道那种感觉了。约翰·格雷迪，你也赶紧挑一个吧。”

小伙子转过身来，望着那头的妓女们。

“看，那个穿绿睡袍的胖妞怎么样？”

“嗨！嗨！那是我的，你别叫他招我的姑娘，”特洛伊着急了，“你这是成心挑我们俩打架呢。”

“瞧，她在朝我们看呢。”

“她们哪个不在朝我们看？”

“没错，约翰·格雷迪，看得出，她看中你了。”

“哼，她身子壮得能把约翰·格雷迪颠到房顶上去。”

“不，不，不会的！你放心，我们的漂亮小伙子会像蚂蟥一

样叮在她身上……嗨，看那个披蓝围巾的女人怎么样？”

“别听他的，约翰·格雷迪！那女人丑得脸像是给火燎过似的。要我看呢，边上那个金色头发的女人大概更对你的胃口。”

比利摇摇头，伸手端起威士忌，一边对约翰·格雷迪说：“没法儿跟他这人说！他这人根本就不会品女人，压根儿就不行！”

“得，得，那你就听比利的吧，”特洛伊说，“他总会给你找一个有分量的夯货的。可他自己以前就说过，男人绝不能玩他抱不动的女人的。还说，不然，要是房子着了火，可咋办哪？”

“或者是谷仓着了火，咋办？”

“对，咋办？”

“嗨，你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带克莱德来这里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克莱德倒蛮有主意，那回挑了个大胖妞，可有分量了。”

“杰西和我们几个给老板娘塞了几个钱，便让我们溜进去，偷看克莱德办那事儿。还打算给他拍照片来着，可我们自己忍不住喷笑了出来，结果事情全砸了锅。”

“后来我们对克莱德说，他那会儿就像个瘦猴儿，抱着个大白皮球干，滑稽极了。说得他几乎要跟我们打起来了。嗨，你看那边那个穿红衣服的怎么样？”

“别听他的，约翰·格雷迪。”

“又是论斤称的粗货，他连看都不要看的。”

“那，你们先进去吧……”约翰·格雷迪说。

“你也挑一个。”

“行了，就先别管我了。”

“你看，特洛伊，你把我们的小伙子都搅得没主意了。”

“杰西后来对大家说，克莱德看上了他那个胖姑娘，想把她带回家。可当时他们只有一辆小卡车，装不下那胖妞，不得不叫人回去取拖车。折腾了好久，等到拖车来时，克莱德的热劲儿也过去了，不要她了。气得杰西直骂他，说再也不带他去逛窑子了。说他不负责任，一点也不像个男子汉。”

“你们还是先进去吧。”约翰·格雷迪又催促他们。

比利和特洛伊便去里面开房了。约翰·格雷迪又要了一份威士忌，独个儿坐着，听着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噼啪声。他一边在吧台光滑的桌面上缓缓地转动着酒杯，一边在吧台后面旧柜橱上发黄的镜子里仔细打量着身后屋子里的女人。一个妓女走过来，攀住他的胳膊，要他给买杯酒什么的。他推辞说，他只是在这儿等朋友，不找小姐。

又过了好一会儿，特洛伊完事回来了。他坐到吧凳上，又叫了一杯威士忌，然后双手握起，搭在面前的吧台上，像在教堂里做礼拜一样，默默坐着出神。接着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自言自语道：“我不明白，约翰·格雷迪。”

“不明白什么？”

“说不清。”

酒吧侍者过来给他斟上威士忌。

“给他也斟上。”

酒吧侍者又给约翰·格雷迪斟酒。

又一个妓女走过来，挽住约翰·格雷迪的胳膊。她脸上的粉厚得都裂缝、掉渣儿了。

“告诉她，就说你有淋病。”特洛伊说。

约翰·格雷迪用西班牙语对那女子这么说了，可她还是拽着他的胳膊不放。

“比利有一次也这么说过，可那女孩倒说，没关系的，她自己也是那病。”特洛伊一边说，一边用他的 Zippo 打火机点着了香烟，又把打火机放回烟盒上面。他深深吸了一口，把烟喷到吧台光滑的木面上，抬眼瞅着约翰·格雷迪。刚才那个妓女已回到沙发那边去了，约翰·格雷迪又在吧台后面的大镜子里端详着什么。特洛伊回转身，顺着约翰·格雷迪的眼光看过去，原来这回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也许还不到十七岁吧。

姑娘倚坐在沙发扶手上，两手搭在膝间，眼帘下垂，像个小女学生似的不停搓拈着自己的衣角。忽而，她抬起头，眼睛朝他们这边一闪，漆黑的长发从肩上飘落下来，她手背优雅地一挥，拂了回去。“这才是个俏货，是不？”特洛伊说。

约翰·格雷迪点点头。

“去，要了她！”

“算了吧……”

“妈的，这还磨蹭什么！”

“看，比利也回来了。”

比利走到吧台前，正了正他的帽子。

“我去替你叫她吧？”特洛伊催促着。

“不用。我要的话，自己会去。”

“还想再搞一个……”比利用西班牙语说，接着转过身又往屋子那头张望。